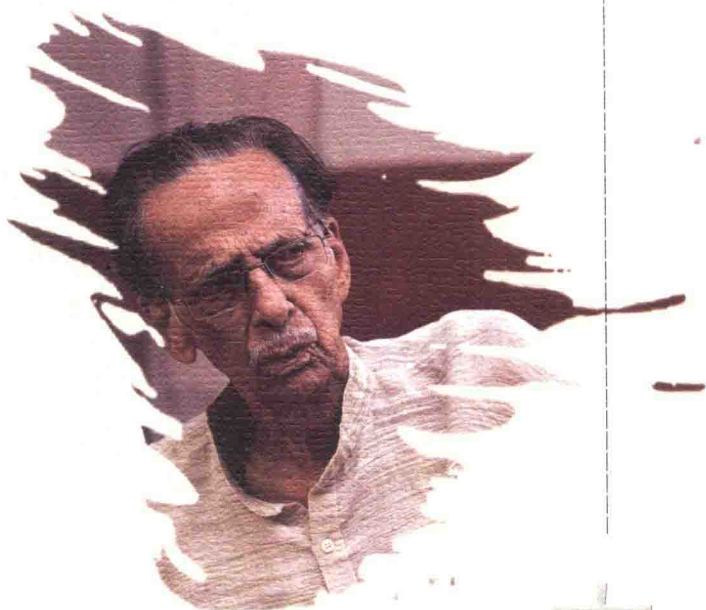


宋德星 胡二杰 著

印度的安危系于印度洋，民族的利益在于印度洋，来日的伟大也在于海洋。



潘尼迦

Panikkar

大家精要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潘尼迦

宋德星 胡二杰 著

大家精要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 SK16N149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潘尼迦/宋德星, 胡二杰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7.1
(大家精要)
ISBN 978-7-5613-7360-6

I. ①潘… II. ①宋… ②胡… III. ①潘尼迦—
传记 IV. ①K833.51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08989号

潘尼迦 PANNIJIA

宋德星 胡二杰 著

责任编辑	郑若萍
封面设计	张潇伊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制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60mm×980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00千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7360-6
定 价	20.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 请与本公司销售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85303879 传真: (029) 85307864 85303629

丛书编委会

总 策 划：来新国 王文成

编委会主任：郭齐勇 周晓亮

编 委：来新国 陈知涯 张 彧 尹格韬 沈 众
王文成 孟淑贤 周长志 罗养毅 秦 丹
乌 琛

目 录

导论 / 001

第1章 潘尼迦生平与主要著述 / 006

一、少年和青年时代的潘尼迦 / 006

二、笔耕不辍的大学者 / 013

第2章 一位民族主义者的深邃思考 / 022

一、早年的民族主义主张 / 022

二、对印度土邦问题的认识 / 046

三、亚洲主义意识 / 060

第3章 一位外交家的战略理性 / 065

一、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传承者 / 065

二、“新外交”风潮的鼓吹者 / 083

三、外交官真实风貌的复原者 / 096

第4章 一位海权理论家的印度情怀 / 106

一、对印度洋之于印度的历史命题解析 / 107

二、对印度安全的海权理论解读 / 115

三、对印度成长为海权国家的期许 / 123

第5章 一位大使的中国情结 / 133

一、驻中华民国大使 / 134

二、驻新中国大使 / 140

附录

年谱 / 151

主要著作 / 152

导 论

20 世纪前半期是一个催生伟大人物的时代，对于印度来说亦是如此。尽管这一时期印度人最引以为豪的是“圣雄”甘地的不朽思想和开国总理尼赫鲁的历史性贡献，但其他杰出人物的杰出成就和独特的经历同样为人们所敬仰。可以说，人们之所以能够铭记那些伟大的名字，是因为他们创造的非凡业绩。K. M. 潘尼迦（Kavalam Madhava Panikkar）就是印度杰出人物谱系中的一位。

K. M. 潘尼迦一生经历丰富，曾先后出任大学教授、报社编辑、土邦谋臣、驻外使节等职，同时又是一位高产的马拉雅拉姆语文学家，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历史学家和海权思想家。如果目光仅停留在他丰富多彩的职业生涯和汗牛充栋的著述文字表面，我们似乎很难对潘尼迦形成一个完整的认识。在这种五彩斑斓的表象下面，我们发现有一种一以贯之的信念在支撑着潘尼迦的生平事业和言行，那就是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政治热情。而催生这一情怀和热情的力量，在于印度国家不同寻常的独立进程，更在于潘尼迦个人不同寻常的奋斗经历及其不同寻常的历史观。

作为一位民族主义者和历史学家，潘尼迦对历史有着自己

独特的看法，即不认同于历史循环或持续进步的观点。在他看来，任何国家的历史，也不能被认为是伟人大检阅，或是进步的洪流，一代比一代浩大。“一个国家的历史，除非它所涉及的是一个民族自觉的努力去创造一种文明，来达到更好的标准，争取更幸福和更高尚的生活，否则它是没有价值的。”在潘尼迦心中，印度历史，从最早的日子起，就是这种努力的记录。及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南亚次大陆风谲云诡，政治生态复杂多变。英国人、印度教徒、穆斯林三方博弈激烈，大英帝国及其总督、国大党、穆斯林联盟、土邦王公，各自盘算着自己的目标和利益，并力图渔翁得利。在潘尼迦看来，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最大的政治毫无疑问就是印度国家的独立，因为它昭示了一种进步的信念，意味着一个民族的觉醒。这就是印度历史的使然。

在这样的历史洪流中，关心政治、参与政治，是每一个有抱负的人士的必然选择。不仅如此，在印度这样一个种姓等级制森严的社会里，政治生命及其仕途的升迁还意味着社会地位的提升，特别是对于像潘尼迦这样的少数族群而言，对名位的热捧尽管多少有点世俗，但却是活生生的现实所迫。青年时代，由于看不到自己在政界有任何清晰或合适的升迁道路，潘尼迦于是作出了自认为唯一的替代选择，就是从事新闻业，因为借此可以进入公共事务领域，尽管这条道路同样让他饱尝艰辛。1927年9月，32岁的潘尼迦决定接受邀请为土邦王公服务，因为他很清楚，像他这样的属于少数族群的特拉凡科人，是很难在印度政坛中获得任何有利的职位。1928年1月，潘尼迦正式上任，开始了他二十年服务于印度土邦的政治生涯。用潘尼迦自己的话说，自己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并准备精心地开始人生的新篇章。

毫无疑问，潘尼迦这一人生新篇章的最大历史成就，就是在服务土邦王公的同时，不忘将土邦引入印度历史的大洪流之中，其标志就是通过制宪会议使土邦最终加入新生的印度共和国这一母体之中。1945年2月，潘尼迦代表土邦参加英联邦会议，并敏锐地感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接近尾声，战争结束后，英国将从次大陆撤离。回国后，潘尼迦迅即推动王公院成立专门委员会，与英国政府及英属印度领导人进行谈判。谈判中，潘尼迦在国大党与部分亲印王公之间牵线搭桥，为说服亲印王公参加制宪会议、阻止亲穆斯林王公谋求独立或投向未来的巴基斯坦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47年3月，潘尼迦当选为比卡内尔土邦参加制宪会议的代表。在制宪会议上，潘尼迦先后被任命为基本权利委员会、少数民族委员会、宪法原则委员会和国旗委员会等机构的成员。经过他的不懈努力，十六个较大的土邦中有十个最后选择加入了印度，从而为新生的印度共和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当印度获得独立，王公统治为全民政府所取代时，潘尼迦在印度土邦的二十年服务生涯也宣告结束。追昔抚今，潘尼迦的内心充满了感慨。他指出：“我人生漫长的一章开始于1928年1月1日，终结于1948年3月13日。这二十年间的很多场景和往事在今天看来是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和时代：英国殖民统治的苦苦挣扎、王公统治的末日、印度独立的灿烂曙光以及导演这一伟大历史话剧的圣雄甘地——那是多么光彩照人的时代啊！”在追昔往日的同时，潘尼迦不忘再度开启自己人生的新篇章——外交官的时代，以服务于新生的印度共和国。

潘尼迦对于外交并不陌生，他从1931年起就负责处理土邦的外交事务，曾代表土邦参加英联邦内部的各种外交活动。1948年，在完成了土邦的历史使命后，潘尼迦被尼赫鲁总理任

命为驻中华民国大使，开始了他长达十多年的精彩的外交官生涯。1949年10月潘尼迦返回印度后，被尼赫鲁临时安排到公共服务理事会选举委员会任职，等待新的任命。1950年5月，潘尼迦抵达北京，正式出任印度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对于这段经历，他在《亲历两个中国：一个印度外交官的回忆》一书中进行了详尽的叙述。作为长袖善舞的外交家，潘尼迦于1952年出任印度驻埃及大使，同时兼任驻苏丹、巴勒斯坦、叙利亚、约旦和黎巴嫩大使。他感到这个任务与驻华大使一样艰巨。因为这些国家均是伊斯兰国家，对巴基斯坦有着天然的亲近感。而且由于巴基斯坦的宣传，不少阿拉伯国家对印度存有疑虑和反感。就在他即将上任前，埃及发生政变，法鲁克王朝被推翻，纳吉布和纳赛尔领导的埃及共和国宣布成立。面对动荡不安的中东政局，潘尼迦将消除阿拉伯国家和民众的怀疑和反感、增加他们对印度的信任和尊重视为首要任务。在总结中东的十七个月任职生涯时，潘尼迦表示满意，认为自己扭转了阿拉伯国家敌视印度的大势，为双方的持久友谊奠定了基础。

1954年，潘尼迦从埃及回国，到土邦重组委员会任职。1956年，在完成土邦重组委员会的工作后不久，他就被尼赫鲁任命为印度驻法国大使。这是潘尼迦梦寐以求的职位。他表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驻巴黎和伦敦大使被视为外交界的最高职位。但在不久后，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地位崛起，其重要性逐渐超越了巴黎和伦敦。即便如此，驻法大使仍是最重要的外交职务之一。就政治层面而言，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可能更重要些，但巴黎却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艺术之都。我对巴黎的喜爱由来已久，能被任命为驻法大使，我非常满意。”

1956年12月，潘尼迦抵达巴黎履新。对于驻法大使一职，他显得游刃有余、格外轻松。在公务之余，他还应邀前往法

国、德国、英国和瑞士的一些高校进行演讲。在这种惬意而愉快的生活中，一场灾难正在逼近潘尼迦。1959年4月，在德国慕尼黑连续进行三场演讲后，他突然中风，左侧偏瘫。潘尼迦随即辞去外交官职务，回到印度。此后，他的身体有所恢复，但也大不如前。此时的潘尼迦虽尚未丧失恢复健康或发挥余热的希望，但“已不敢奢望自己能迈入新的人生章节”。他开始抓紧时间完成自己的自传，直到1963年12月10日在迈索尔大学副校长任上去世。

像许多伟大人物一样，1895年出生的潘尼迦，注定了不仅要见证时代的历史巨变，而且要以自己的方式去助推这样的巨变，进而确立自己的历史地位。毫无疑问，无论是服务于土邦王公还是服务于新生的共和国，成就潘尼迦伟大功绩的不竭动力，源自其内心深处，那就是对国家的热爱、对政治的热情、对文明的热捧。这些连同潘尼迦作为深谙土邦事务的纵横家、长袖善舞的外交家、东西贯通的历史学家、浓郁印度关怀的海权家以及马拉雅拉姆语文学家的身份，编织起了潘尼迦丰富而多彩的一生。

第 1 章

潘尼迦生平与主要著述

K. M. 潘尼迦一生经历丰富，成就不凡，无论是经济仕途还是道德文章，都颇有可圈可点之处。按照中国传统“立德、立言、立功”的历史人物评价标准，潘尼迦在“立言”和“立功”上的建树已足以让其“不朽”。尤为难得的是，他在人生几个重要转折关头都作出了比较明智的选择，其中固然有时运的因素，但也充分显示出了他本人的远见卓识。不过，或许正是因为潘尼迦在仕途上数次大开大合的“变轨”，他曾一度背负“政治投机分子”的恶名，一些人抨击他政治立场变幻无常、行事风格八面玲珑。实际上，在现代印度史上，潘尼迦有其特殊的地位和人格魅力。

一、少年和青年时代的潘尼迦

1895 年 6 月 3 日，K. M. 潘尼迦出生于印度喀拉拉邦科瓦兰的一个富裕之家。潘尼迦所属的奈尔人社群属于母主社会，女性在社会结构中占据中心位置。在潘尼迦的记忆中，他的母亲非常专横，好在祖母甚是慈祥，给予他许多温情和关爱。幼

时的潘尼迦经常挨揍，但他似乎并无怨言，曾表示“如果惩罚来自真正爱他们的人，孩童的确能从惩罚中获益”。

6岁时，潘尼迦被送到印度南部城市特里凡得琅读小学。当时，潘尼迦的学业成绩稀松平常，只有历史课的成绩比较突出。中学毕业后，潘尼迦先后参加了戈德亚姆和特里凡得琅的大学入学考试，但由于理科成绩太差，两次均以失败告终。在绝望的情绪中，他选择服毒自杀。在获救后，潘尼迦被送回家乡，并休学一年。回乡后，面对亲人的失望情绪和别人的羞辱，他感到难以忍受，居然再次尝试自杀。再次获救后，潘尼迦的家人认为他已不适合继续上学，希望他能留在家中学习料理家务。无奈的潘尼迦只能同意。就在这时，命运的转机出现了。潘尼迦在英国留学的兄长写信回来，要求把他送到马德拉斯去继续学业。这个意见被采纳了。这一次，他顺利通过了圣保罗学院的入学考试。不久后，他的兄长又写信回来，要求把他送到英国留学。就这样，在圣保罗学院学习半年后，潘尼迦踏上了前往英国的航程。

1914年5月，潘尼迦抵达英国，并顺利通过了牛津大学的入学考试，就读于基督教会学院。该学院是牛津大学最大的学院，曾有多位英国首相毕业于此。当时，有大约六十名印度学生就读于牛津大学，这些学子们被英帝国视为印度的未来精英，予以相当的重视。来到自己梦寐以求的知识殿堂，潘尼迦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文化和知识，接受精神和智力上的洗礼。其间，喜爱写作的他开始为报纸杂志撰写稿件，其中一篇稿件获征文比赛头等奖，并于1916年出版。这本名为《大印度问题研究入门》的处女作甚至改变了潘尼迦的命运，它引起了印度教育界人士雷迪和马苏德的关注，正是这二人在潘尼迦回国后将其延揽到阿里加尔学院执教。因著作而改变人生际遇的情

形在潘尼迦的人生中，这是第一次。

在牛津，潘尼迦的学业一帆风顺，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开始展现出惊人的史学天赋和写作才能。潘尼迦的导师、历史学家亚瑟·哈萨尔曾对这位弟子作如此评价：“在我作为基督教会学院历史学导师的漫长职业生涯中，从未见过如此聪慧的学生。”1917年，潘尼迦被授予迪克逊研究奖学金，在此之前还没有印度留学生获得这样的荣誉，基督教会学院院长托马斯·斯特朗亲自致信祝贺。此时，恰好著名历史学家文森特·史密斯正在牛津撰写《印度简史》，特邀请潘尼迦协助，他也得以在文森特的指导下对印度历史展开系统的研究，潘尼迦扎实的史学功底及后来卓越的史学成就实得益于此。在此期间，潘尼迦还得以结交锡兰（今斯里兰卡）议长拜伦·贾雅蒂拉格（后来出任锡兰总理）等知名人士。正是拜伦建议他撰写一本关于民族主义运动的著述，并允诺提供帮助，促成了潘尼迦后来的著作《印度民族主义：原则、历史和理想》的出版。对于牛津的教育，潘尼迦赞赏有加：“美国、日本、中国、俄罗斯、法国，来自世界各国的青年才俊汇聚于此。生活在这样一个群体中，本身就是一种教育。这里的导师和教授对待学生像朋友一般，而行政当局则总是积极帮助塑造学生的品格，并促进其职业的发展。”在牛津的求学生涯给潘尼迦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他专门写了一首诗来表达对牛津的依恋之情，“我对牛津的感恩之情将随着时光的流逝而不断增加”。

1918年，完成学业的潘尼迦决定回国。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对横跨大西洋的航行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回国心切的潘尼迦没有听从友人的劝告，于1918年9月11日踏上了归国的航程。六天后，他所乘坐的“塔斯曼”号被德国鱼雷击中并沉没。在船上二百七十三名乘客中，

只有五十三人生还，潘尼迦就是这些幸运的生还者之一。被送回英国的潘尼迦没有改变尽快回国的念头，他不久后再次踏上归国的航程。这一次，他乘坐的航船幸运地躲过了德国潜艇的攻击，潘尼迦最终回到了思念已久的祖国。

潘尼迦回乡后发现，家中已发生变故，与自己最亲密的祖母已经去世；另一方面，由于战争，饥荒席卷整个印度。归国后不久，潘尼迦的婚姻大事被提上日程。在家庭的安排下，他与自己的表妹、舅舅的长女成亲。虽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潘尼迦对自己的婚姻还是比较满意的。潘尼迦的夫人尽管从未受过英语教育，几乎足不出户，对外部世界也一无所知，却将家庭事务料理得井井有条。潘尼迦不无自得地表示：“一些现代思想家认为近亲结婚是有害的，我的婚姻却未带来任何危害，我的孩子都很健康，无论是身体上还是智力上。”

此时，就业问题成为潘尼迦必须考虑的头等大事。经雷迪和马苏德等社会关系的牵线搭桥，他于1919年3月底被延揽到印度著名私立学院阿里加尔学院担任教授。潘尼迦虽然并不十分喜欢这份教职，但工作仍是尽心尽力，与校方及同事的关系也非常融洽。1921年，学院更名为穆斯林大学，潘尼迦被任命为历史系主任。他还被阿拉哈巴德大学和贝拿勒斯大学等聘请为督导员。如果他继续在教书育人这条道路上走下去，他的成功无疑也是可以预期的。不过，潘尼迦却志不在此，他从未真正喜欢过这份教职。他的兴趣始终在于政治，却苦于没有找到进入政界的门路。在担任教职期间，潘尼迦的著述十分广泛，既涉及教育改革方面，如《印度教育改造论文集》，也涉及其从事的历史专业，如《曲女城的戒日王：公元七世纪上半叶印度史专论》。当然，他对政治的浓厚兴趣是无法掩盖的，并出版了政论集《帝国主义的实践和理论》。

1920年至1922年，印度掀起了甘地领导下的第一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浪潮。为响应甘地的号召，阿里加尔学院曾停课一个月。1921年，甘地造访该学院，潘尼迦也生平首次见到这位闻名遐迩的印度“圣雄”。甘地建议潘尼迦参加自己的运动，但他考虑到自己的教职多亏友人推荐，此时学院又处于困难之中，贸然辞职实在有负友人的情谊。潘尼迦又兢兢业业地工作一年后，最终于1922年6月辞职。在谈及自己的选择时，潘尼迦表示：“我为什么会抛弃安逸的生活，选择永远充满风暴的政治生涯呢？实乃性格使然。我从未迷恋于安宁。我甚至曾嘲笑那些喜爱安逸生活、不愿冒险的人。于我个人而言，我喜爱惊涛骇浪而非避风港，牛津岁月更坚定了我的选择。学术生涯的驯化让我感到厌烦。”

不过在辞职之时，潘尼迦还没有想好下一步要做什么，直到数月后有朋友邀请他到马德拉斯一家英文报社做编辑。潘尼迦一向喜欢新闻业，何况这份名为《自治》的新办报纸是宣扬民族主义的，故而欣然接受。他很快发现编辑工作的艰辛，要面对当权者的敌视、无谓的争吵、人手不足、经费拮据等种种困难。不过，潘尼迦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在他看来，对于热心公共事务的人而言，没有比新闻业更合适的职业了。当时在马德拉斯执政的是威灵顿勋爵，潘尼迦时常撰文抨击后者，甚至在1924年2月公布了威灵顿的几封信，以揭露他与一家珠宝商的暧昧关系。这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报社的主管受到当局的警告。潘尼迦也不得不因此辞职。

此时，锡克族的阿卡利反英运动已经激化为暴力对抗。为了加强对该运动的指导，同时也防止该运动过分偏离自己的“非暴力”路线，圣雄甘地委派潘尼迦为国大党代表，前去担任该运动的顾问。潘尼迦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阿卡利运动

领导人最终选择了与政府进行谈判。此后，阿卡利运动领导人又决定办一份自己的英文报纸以作喉舌，潘尼迦应邀负责报纸的筹办。这份名为《印度斯坦时报》的报纸随后在德里诞生，由甘地亲自剪彩，创刊号刊登了尼赫鲁父子、毛拉纳·默罕穆德·阿里等国大党领袖的文章。不久后，潘尼迦在该报上刊文抨击家乡特拉凡科的执政官，引发了很大争议，一些亲朋好友希望他离开报界。在此期间，他曾再次充当甘地的信使，并与诗人泰戈尔谋面。

在《印度斯坦时报》工作不足一年，潘尼迦再次辞职。他的新闻生涯就此终结，不过，他此后终身保持了与新闻界的联系。在潘尼迦看来，“我生命的这段时光并非完全徒劳无功。与政要的密切接触、对政治事务的内部审视、执行责任重大的任务——这三年当然没有白过。实际上，我把它们视为针对未来的培训。但是，从个人收入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是无利可图的。不过，由于我对挣钱既没有欲望也没有天分，这并未使我十分担忧”。此时，潘尼迦刚过而立之年，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还不算太晚。何况，“我迄今的人生经历实际上会有助于我的未来”。他听从了朋友的建议，决定回到欧洲，攻读律师资格。1925年9月25日，潘尼迦再次踏上英伦三岛。为了减少家庭的经济负担，他积极谋求和英国的报纸杂志建立联系，通过撰稿来赚钱和扬名。他开始为《新闻日报》和《先驱日报》撰稿，并寻求其他收入来源。这时，英国政府民政委员会来函，邀请他担任该机构招聘考试的印度历史主考官。潘尼迦非常欣喜，因为这份工作能为他带来每年一百五十英镑的收入，而且每年只需工作一个月而已。

1925年底，潘尼迦开始在欧陆的葡萄牙、法国、德国、荷兰等国游历，既了解这些国家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也为自